他们的上海前夜

王唯铭

14.走向“上海前夜”的隐性力量

再一次来到1867年。上海,江南制造总局的宽大房间里,我们曾经说过,容闳成功地游说了曾国藩,让这个权高位重的清帝国的封疆大吏,下了一个绝对的决心,在丁日昌始作俑者的江南制造总局里开出了一个学校。

如能将教育计划写成条陈先上呈于他,再让他转交皇上,这个计划的执行或许指日可待。容闳听丁日昌分析,连连点头,且大喜过望。随后,他拟定了上呈的条陈,他写出了一整套让中国现代化的方案,涉及矿产开发、铁路建筑、轮船航运、政治主权保护,当然,留学生出洋求学是重中之重:

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洋留学,以为国家储蓄人材。派遣之法,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。此百二十人,又分为四批,按年递派,每年派送三十人。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。学生年龄,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。视第一、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,则以后即永定为例,每年派出此数。

一切似乎如容闳之愿进行,但十多年之后的情势却急转直下……

1881年9月6日,在容闳心如枯井、欲哭无泪地注视下,除26位学生坚持留美,其余学生登上海轮,返回中国。11月6日,当他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时,叫黄开甲的学生如此悲凉地叙述:

点过名后,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。为防我们逃脱,一队中国水兵,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“求知学院”。如用西方人的想象,是不能形容这给称为学校的地方的。你可能读过土耳其人的监狱,或者“安得生维尔的梦魇”,但与此地相比,他们是太幸运了。

当你跨进门槛,立刻霉气熏鼻,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。入夜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,使我们衣衫尽湿,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,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,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,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。

清帝国就此丧失了它在幼童留美这件大事上最初表现出来的大智慧、大格局和大气度,典型的虎头蛇尾不仅让幼童们的学业中途夭折,还让中国一代良知的容闳就此破灭了他的一个梦想。不过,今天,当我们换取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待这事,或许可以这样说,果子尽管没有成熟,但终究还是生出了果子。日后统计,回到中国的94名学生,几乎全都成为后来中国,无论是清帝国,还是中华民国的各领域掌门人,他们中有矿师9人,工程师6人,铁路局长3人,大学校长2人,外交官12人,外交次长、公使2人,外交总长1人,内阁总理1人,海军将领14人……其中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、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当年都是幼童留美成员。完全可以这样说,94名学生是后来中国得以缓慢拯救、缓慢振兴的健康力量之一,也是走向“中国前夜”的隐性力量之一,逻辑地,亦是走向“上海前夜”的隐性力量之一。只是痛苦了容闳,绝望了容闳,也悲愤交加了容闳。

1882年,为交代留美幼童返回中国等后事,即所谓的销差,容闳在北京住了三个月,或许因了心情极度恶劣的缘故,他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厌恶,这里有的只是“既重且笨的骡车”,这里扑面而来的是“浊尘扑衣、秽气刺鼻、漫空涨天者,初非泥沙,乃骡马粪为车轮马蹄捣研而成细末,陈陈相因,变为黑色,似尘土也”,三个月后,他便南下上海,这个能让他感觉到偌大清帝国中还有这样一块空气相对清新、相对自由的地域。但上海,容闳也就呆了四个月不到一点的时间,因了美国妻子病重,容闳赶向美国,这一去,便是又一个10年。直到1895年,那个夏天,容闳再次回到了上海。

容闳给不出他们要的药方,本质意义上,容闳并不属于他们,并不属于一个日渐腐朽、腐烂的帝国,或许,容闳属于的是一个新的中国,一个新的上海,属于方兴未艾的上海前夜的一部分。

1912年4月21日,容闳溘然长逝于美国,那时,他已将清帝国彻底抛弃,从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了相对激烈的革命者,只有一点没有改变,那就是他那颗大心脏,在停止跳动之前,这颗大心脏充满了对苦难深重的中国的那种巨大无比的悲悯。

重庆之眼

范稳

15.寻找爱之答案的船票

半年以后,邓子儒的婚礼不幸遇到了1939年的“五·三”“五·四”大轰炸。但邓子儒人生中不幸中的万幸是,这天的轰炸也阻止了一场逃亡计划。

灾难即将降临那天早上,蔺佩瑶还慵懒地躺在床上,没有一丝就要做新娘的激动,而是猫抓心一般恐慌、懊恼、烦躁。她磨蹭到十点起来后,说她要去朝天门给一个同学送请柬。民生公司票务部的苏崎是蔺佩瑶南开中学的同学,他曾经追求过蔺佩瑶,但蔺佩瑶并不喜欢他。苏崎为了陪好蔺佩瑶,专门调休了半天假。

两年前,蔺佩瑶的初恋恋人从这里登船,但不幸的是船在瞿塘峡翻沉了,蔺佩瑶的生活也从此被倾覆了,直到今天,她都还觉得自己像是被倒扣在一个没有阳光、没有欢乐的冰凉世界里。

“老同学,我真愿意我是他。有你这样的爱,死了也值得了。何况,死没死,只有天晓得。”“你说啥子?”尽管苏崎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在嘟哝,但蔺佩瑶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,她一把抓住了苏崎,差点把他搡倒。

“糟了,我说漏嘴了。”苏崎像孩子似的捂住了自己的嘴。“是啥子事?说出来!不然老子把你龟儿推到江里去。”两年前那艘载着刘海抗日报国梦想的轮船在瞿塘峡翻沉后,传回来的消息说那条船有81人罹难,48人失踪,只有12人生还,刘海的名字不幸就在罹难者名单里。苏崎进入民生公司后,和一个前辈聊天时,偶然提到了刘海与蔺佩瑶的初恋。那个前辈叹了一口气说,蔺家为了让他们家的千金死心,竟然让我把那个学生娃儿的名字从失踪者名单改到罹难者名单里。

蔺佩瑶面对长江跪下了,泪如雨下:“苍天啊,这么说他还活着!”“不一定,至少他也失踪两年了。”苏崎不知这样说是宽慰还是想让蔺佩瑶死心。蔺佩瑶声嘶竭力地哭嚎了几声,忽然站了起来,指着码头上那艘即将前往宜昌的船,以毅然决然的口吻问:“还有船票没得?”“你要干啥子?”“我要去找他!”蔺佩瑶开始往码头方向走了。“哎,哎!你疯了吗?都失踪两年的人了,你到哪里去找?”“哪怕找到长江的尽头,我也要找到他。”“明天你就要结婚了!”“结个铲铲(注:铲铲在这里当否定词用)的婚!”蔺佩瑶回头怒喝道。

当一个人深藏心底的爱在苍茫的大海上看到了希望的灯塔,当泯灭已久的爱之火种重新被点燃,当一个被宣告死去的恋人还有一丝缥缈的音讯,深埋于心底的爱瞬间就被激活了,燃烧起来了,爆炸开来了。那时,蔺佩瑶相信,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她解开心中这个死结的勇气和决心,换了任何一个像她爱得这样苦的人,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。除非她最终看到的是一座坟、一块碑,否则,她的爱,绝不会死去。但总有一些更为强大、更为邪恶的力量把这个世界上最执着的信念摧毁、粉碎。苏崎去民生公司那座小白楼里为蔺佩瑶办票时,蔺佩瑶坐在码头候客区的椅子上等待。

这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,紧跟着就是紧急警报,然后日机的炸弹纷纷落下。第一颗炸弹落到地面上时,蔺佩瑶被震得跳了起来,仿佛大地上有一股力量将她猛地往天上推去!当她跌落在地时,才看见朝天门码头上的那些吊脚楼积木一样地垮塌了。破砖烂瓦冲上了天空,团团尘埃遮盖了刚才还生动而破烂的城市。那一刻,蔺佩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一场噩梦里。

到处是刺耳的尖叫和哭喊。江面上升起一根根水柱,码头上的人们四处逃窜,那些上了船的人有的通过舷梯跑下来,有的慌不择路地往长江里跳。蔺佩瑶没有跑,而是引颈向那幢小白楼张望,她看见苏崎从里面跑出来了,手里还挥舞着船票,嘴里似乎还在冲她喊着什么。但一颗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,蔺佩瑶甚至都看到了那颗垂直砸下来的炸弹,它的尾部打着魔鬼的口哨,像摇曳着的死亡天使。她刚想大喊一声“快跑!”猛烈的爆炸便阻断了她的视线。火光、烟尘顿时淹没了苏崎,蔺佩瑶也被气浪狠狠地推到一个水坑里。待她狼狈不堪地爬起来时,已不见了死心塌地的追求者苏崎。刚才他离开时还说,老子也不想干了,陪你一起去找刘海。蔺佩瑶还说,你别疯扯扯的了,不关你的事。他买了自己的船票了吗?蔺佩瑶不知道。但自己那张寻找爱之答案的船票,永远都不会有了。